

曾胡二公經濟要略

彭久霖
署檢



曾胡二公經濟要畧

張開璉署



曾胡二公經濟要略序

曾胡勳業數十年來彪炳天壤國之人稱頌而景行幾無間於遐邇而綜其生平雖立身行事容有不同然其致力於國效忠於民成就卓卓非二公之經濟曷克臻此汪子伯唐暇日於曾公全集胡公遺集輯爲此冊揭櫫以示範後來犁然有當于人心者至矣其族迪堯出以見示爰綴數語識其簡端

甲 戌 秋 月 何 鍵 題

曾胡二公經濟要略序

壬戌冬汪伯唐先生出任總揆余同參國政時大權不屬承襲虛名日人方以交還青島相震炫先生對外須彌縫其缺憾對內須消弭驕悍於無形艱鉅之至先生一以靜穆平易處之余默服先生之度及先生之去位也又若廓然無所撼於中者益信先輩之修養爲不可幾及也十餘年來高風雅量未嘗一日忘之頃汪迪堯兄廷燮持先生所手集曾胡二公經濟要略見示余更恍然先生之所以躬修而默證者之有自也嗚呼今世尙有知服膺曾胡二公者如汪先生其人哉概念前事余又何能已於一言是爲序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秋季彭允彝

曾胡二公經濟要略序

予專申明經濟二字以免學者誤解我國數千年來經濟二字乃包括治國平天下之大才非比外國解經濟爲利用厚生僅財政之一端而已尤可笑者近年學子不但不知中國解法且並不知外國真解富則曰經濟充足貧者曰經濟困難甚至飲食衣服亦用此二字彼曰這件衣不經濟此曰者桉菜不經濟是又完全誤會經濟爲金錢矣可謂不通已極汪伯唐侍郎大變經歷中外其經濟早見於天下觀此纂輯曾胡二公經濟要略已足見其經世之學予久欲摘錄曾左胡彭專集精華印行繼因此四公均與先祖有姻婭恐人譏予阿其所好遂不果今幸汪迪堯兄廷燮才兼文武抱負不凡關懷時事錄伊族兄伯唐所輯印行予故樂加弁言

宣統己酉春善化葉芳

曾胡二公經濟要略序

曾胡二公出身詞翰凡所論著不知者皆以爲書生紙上談兵及統督湘軍削平髮捻底定東南卒成中興偉業蜚聲中外其經濟之宏富才猷之卓越用兵行政無一不與古名臣後先同揆殆其學養之深固有大過人者豈在區區文學間哉然二公往矣使後之人讀其遺著猶能想見其爲人則又不能不於文字得之惟二公全集卷帙浩繁苦難尋繹余以公暇摘其要略用備省覽觀摩雖等於吉光片羽實求治者之玉律金科選錄旣竣因綴數言以弁諸首

宣統元年己酉春月

汪大燮伯唐叙

曾文正公經濟要略卷之一

薦賢才疏 道光三十年

李棠階品學純粹可備講幄之選吳廷棟不欺屋漏才能幹濟可當大任王慶雲閎才精識可膺疆圉之寄嚴正基洞悉民隱才能濟變江忠源忠義耿耿愛民如子

簡練軍實疏 咸豐元年

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國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

踢破半壁山賊營疏 四年十月

初一日夜該匪乘北風甚勁前來驚我水營以小划十餘亂拋火球而於北岸施放火箭臣國藩以黑夜風厲一經開動必至自相撞擊急傳令軍中曰船不開動者該哨官立即奏保其開動者立即革責各營堅壁不動手持水斗見火球落船即時撲滅

陸軍斫斷江中鐵鎖疏

半壁山之左右數路賊黨約二萬餘人我軍僅羅澤南等湘勇寶勇二千六百人衆寡懸殊軍士恆怯臨時逃去三人李續賓遣人飛馬追回此三人者揮涕而手刃之慷慨誓厲人心始固

大破田家鎮賊防疏

十二日楊載福彭玉學傳知各營官曰明日破賊當分戰船爲四隊第一隊專管斬斷鐵鎖凡炭鑪鐵剪大椎大斧之類皆備第二隊專管攻敗砲船與之相對轟擊第三隊俟鐵鎖開時直追下游大燒賊船第四隊堅守老營防賊船冒死上犯十三日辰刻戰船出隊該逆自牛肝磯砲臺以下直至吳王廟盡力抗拒砲子雨落我水師第一隊哨官劉國斌等循南岸急槳而下一砲不發徑赴半壁山下鐵鎖之前賊以砲船開近救護我軍第二隊環擊之燒其快蟹船二號該逆不敢復護鐵鎖劉國斌等椎斷船上之鐵碼船卽自

鎖下抽出哨官孫昌凱以洪鑪大斧且鎔且椎須臾鎖斷各三板飛漿駛下追至鄔穴適東南風大作縱火焚賊舟四千餘號伏尸萬數各勇奪護賊船五百餘號彭玉麟恐衆勇飽則思颺遂將奪回之船一並焚之

克復黃梅疏 十一月

此次官軍深入賊地逆黨拚死來爭我軍以寡擊衆不用虛聲奇計專以紮硬寨打死仗爲能

濯港大捷疏

羅澤南自與賊接戰以來專用以靜制動之法該逆自孔隴而來中途猝遇我軍解衣出戰行李盡存市店既敗之後羅澤南令堆積衣物悉數焚之

謹陳水陸軍情疏 五年三月

論天下之大勢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古來必爭之地論行軍之常道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決非萬全之策

湖北兵勇不可復用疏 四月

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嘗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古之謀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爲喜得一二良將數千精卒則以爲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爲憂失一二良將損傷數十壯士則以爲憂卽素稱精勁之師或積勞而疲或餉潰而散或不和而驕蹇則愈引以爲憂今日湖北之事省城不遽收復尙不足患惟通省無一勁兵精卒乃無窮之患雖調他省之兵幸而克復而本省無常守之強兵亦終非可久之道

提督因病出缺疏 七月

伏查提臣塔齊布純誠報 國忠勇絕倫紀律嚴明秋豪必懲湘潭岳州之

戰保全湖南爲功甚鉅

羅軍回勦武漢疏 八月

論古來爭關奪隘之道則湖口之於武漢其輕重亦略相等而論目前形格勢禁之道則必力爭武漢而後可以保全隣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後可以規復被陷之區

道員建祠疏 六年四月

羅澤南以諸生砥學礪行伏處授徒薦舉孝廉方正亦未請咨赴京其胸懷恬淡概可想見一旦仗義從軍毅然以身許國經今四載大小百數十戰所向克捷聞其彌留之際殷殷以武漢未復爲憾忠誠所蘊久而彌篤

報丁父憂疏 七年二月

楊載福戰功最偉才識遠勝於臣彭玉馨備歷險艱有烈士之風

遵 旨斟酌具奏疏 八年十二月

論目前之緩急宜先攻景德鎮以保全湖口

李續賓死事甚烈疏 九年正月

轉戰江西岳鄂之間經過州縣不見一人稠人廣坐不發一語
廉俸數萬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備軍中非常之需
臨陣之際專以救敗爲務以顧全大局爲先

曾國華殉難三河疏

臣弟國華與李續賓兒女姻親又謀人之軍義不可獨生亦衝騎赴賊死之
通籌全局仍請添練馬隊疏

餉項有不支之勢將士有久疲之心若非奮發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
人所謂惰氣歸氣者不得不改弦更張亟思所以振之

道員留營片 五月

李鴻章久歷戍行文武兼資

奉 旨會商大略疏 九月

上年李續賓銳意深入連克四城因兵數太少有戰兵無守兵有正兵無援兵是以中道挫衄

遵 旨悉心籌酌疏

自古辦竊號之賊與流賊不同勤辦流賊法宜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勤辦竊號之賊法宜剪除枝葉併搗老巢

欲攻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於滁和而後可以去江甯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

遵 旨覆奏疏 十年四月

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軍機

通籌全局疏 五月

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卽爲克復金陵之張本
但求立脚之堅定無論逆氛之增長

請起用道員疏

江西之東防卽浙江之上游亦卽福建皖南之關鍵是衢廣一路防兵最爲
喫重

沈葆楨明而能斷器識才略實堪大用

預籌三支水師疏

欲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岌岌不可保
之勢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敢北犯助臨淮
之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

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中
甯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

而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復此甯國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

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於孝豐等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甯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而陸師亦可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

鄂省兵單片

自古有事於大江南北者必爭此上游形勝湖北但有重兵卽足制賊死命

妥籌辦理疏 六月

我軍挾全力以進攻不患賊之逼我前而患賊之抄我後故須廣布局勢穩立脚根

興辦淮水水師疏 七月

凡興舉大事必才與事相副人與地相宜

統籌全局疏

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兵威

奏調道員帶勇來皖片 九月

蔣益澧英勇果毅饒有識略

迎勦犯嶺逆匪疏 十一年正月

副將唐義訓與記名總兵朱品隆二人樸實耐勞心思靜細口不言功

樂平破賊疏 四月

左宗棠一軍前後轉戰三十餘日六獲大捷解祁休之圍困振江皖之全局知縣劉典善審地勢身先士卒

請將左京堂幫辦軍務片

候補三品京堂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卒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

鮑軍豐城大捷疏 八月

鮑超盛暑鑿兵所向克捷積勞最久立功最偉

克復安慶片

軍興十載惟五年之馮官屯八年之九江此次安慶之賊實無一名漏網足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

歷陳湖北撫臣勲績疏 十月

武漢三次失陷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無兵無餉無官無幕發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感動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論者謂鄂撫可稍息肩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以全力援鄰省自湖北始

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潯功甫蒞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聞信急起痛哭誓師

進駐黃州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十年春大戰於潛山大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勦故安慶之克推胡林翼爲首功

左軍定議援浙疏 十一月

左宗棠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

於援勦浙皖之時仍步步顧定江西門戶

辭節制浙省疏

左宗棠前在湘撫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不尙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

通籌全局疏 十二月

綜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臣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扼賊上竄之路

再辭節制四省疏 同治元年正月

倘左宗棠辦理無效臣當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

籌辦江浙軍務疏

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杭難克卽皖南江西且有曩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債事

懇辭加 恩疏

凡爲督撫者皆不宜指缺保薦督撫蓋四方多故曩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

通籌全局疏 二月

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撤回之虞

省城仍設安慶疏

江防局面宏遠事體重大應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目下大江水師船隻至千餘號之多砲位至二三千之富實賴逐年積累成此鉅觀將來事定之後利器不宜浪拋勁旅不宜裁撤必須添設額缺若干安置此項水師因以壯我江防永絕中外窺伺

金陵苦守情形疏 十月

以病餘之孱兵當非常之兇燄苦守力戰時閱四十六日以寡禦衆出死入生卒能挽回危機保全大局

密陳賊勢漸衰片 二年二月

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

前安徽撫臣病故疏

李續宜以書生從戎幫辦其師羅澤南其兄李續賓營務臣與胡林翼皆知其才足以獨當一面

克復金陵疏 三年六月

此次攻城勦洗老巢之難與拚死鏖仗之苦實爲久歷戍行者所未見

分條覆奏疏 八月

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於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唐以中興以後聲教不行於河北宋自中興以後號令並不行於江北畫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輩論之詳矣

通籌滇黔大局疏 四年三月

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江南

者必以上游爲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爲本臣愚以爲謀滇以蜀爲本卽以籌餉責之川督謀黔以湘爲本卽以籌餉責之湘撫

前赴山東勦賊疏 五月

山東之望援急於星火而臣策從事乃在半年以後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輔而臣策直隸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然臣籌思累日非專力於擒匪最熟之十二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禍

請稽覈奏報密片 五年三月

臣受 命勦擒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尙無把握每日所閱文牘不日旦夕可滅卽曰賊無長技此等浮言虛譽旣恐傳播行間長部曲驕矜之氣亦恐上達 天聽弛 朝廷兢業之心

請暫註銷爵秩片 十月

去歲奉 命勦擒至今已一年零五個月毫無成效謹法古人自貶之義以

明微臣抱歉之忱

酌議江蘇水師事宜疏 七年十一月

凡置臣奏事每畏部臣駁詰獨至此等大政則不畏駁詰且惟恐其不駁惟恐其少駁目前多一詰難日後少一愆尤

孫芝房芻論序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

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日

聖哲畫像記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閔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狀燦

然大備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馭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

許鄭攷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

大界墓表

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之者食之彌安也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以濟天下

湘鄉昭忠祠記

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

筆記

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

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關中光武河內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爲本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

古之英雄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劉先主敕太子伏波將軍誠兄子皆約旨卑思斂抑已甚蓋不如是不足以自致於久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

準蘇軾詩始知真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格枝柴梗等字後世以爲死字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璋俊邁以揚馬爲最詼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璋詼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學者當仰窺於雄奇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端從愜適始

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爻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况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徐簡遠差明此義凡爲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

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爲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爲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恆縮則詞句多澀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

兵陰事也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格言

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勸成淺語

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爲上等能保愚懦雖僞職亦尙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書贈弟

清 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飲酒太多則氣必昏說話太多則神必擾欲葆清氣首貴飲酒有節次貴說話不苟

儉 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弟向無癖嗜而頗有好動之弊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

明 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

慎 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畏天怒畏人言凡人方寸有所畏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

恕 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

靜 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

示二子

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筆記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忠之積於平日者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自不晏起始

日課四條

- 一曰慎獨則心安 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
- 二曰主敬則身強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三曰求仁則人說 孔孟以後論求仁者莫精於西銘

四曰習勞則神欽 勤則壽考逸則夭亡無逸之訓

課程十二條

一敬 整齊嚴肅 無時不懼 無事時心在腔子裏 應事時專一不雜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 體驗來復之仁 正位凝命如鼎之

鎮

三早起 黎明即起 醒後勿露戀

四讀書不二 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五讀史 丙申年購念三史 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爲爾彌縫

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葉閒斷不孝

六謹言 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 氣藏丹田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 奉 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

九日知所亡 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意求深是徇人

十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不可

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士作字 飯後寫字半時

三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曉諭江南北士民六條 咸豐十年

其一禁官民奢侈之習

其二令紳民保舉人才

其三安插流徒

其四求聞已過

其五旌表節孝

其六禁止辦團

三字箴

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
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讀孟子分四條編記

一曰性道至言

二曰廉節大防

三曰抗心高望

四曰切己反求

曾文正公經濟要略卷之二

覆賀耦耕

倭良峯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天質木訥貞足幹事黎月橋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己有恥馮樹堂有志力學

致劉孟容

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

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

答黃麓溪

弟有一言奉吾兄於數年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情得榮則耐閒爲要

與洪琴西

夫金石之契青霞之想可以起沈鬱之痼可以作飛動之興固非藥餌所能擬其功亦非語言所能傳其妙也

答馮樹堂

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尙存不敢不勉

覆嚴仙舫

嘗考乾隆西師之役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樞紐以大學士總督黃公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糧械倥偬萬端黃公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同館一所公亦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符牒應付何司者立予分派日擊其錄稿鈴印畢卽以咨覆重門洞開毫無隔閼一切神速了無留滯

覆毛寄雲以上道光二十年訖咸豐二年

乾隆初元孫文定陳三習一弊劄子論者謂足開六十年太平之基

復彭麗生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日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

與馮樹堂

三四十年来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

復歐陽曉岑

武弁中有塔齊布頗曉軍事

與張緘瓶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與江岷樵

連日焦灼以爲崇通嘉魚三處股匪且將困足下於山邑峭嶺之中不謂出奇制勝以八百人勦洗六千之賊南省官紳無不額手稱慶印渠救援之速世所罕聞此次赴通城之援如神鷹度漠一擊千里令人愛敬不已爲今之計急須嚴防清江無使洪澤一湖被賊占據則淮北鹽運猶可西上河南安徽之糧猶可北去

淮安有魯通父者名一同宿遷有莊牧庵者名紆青皆當世異才讀書甚多
通曉兵事

與張石卿

江右被圍幸岷老先入天祚章門使渠新病之身至彼全愈晝夜戰守精神
益振以理勢度之江省決可保全

朱石樵忠勇奮發有慷慨擊楫之風自是人間好漢羅羅山雖書生故當與
劉印渠方駕長厚者蓋不可測

世事敗壞至此爲臣子者獨當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濟艱難豈可以使清
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爲調停耶

與左季高

團風之戰大快人意今年以來惟岷老率千餘之楚勇墨守絕大之城閣下
起傾國之鄂兵要截必趨之路二者差強人意此外與賊周旋者無一不可

爲憤恨流涕長太息者也

與王璞山

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徧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很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

鄙意欲練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輔之以訓練相激相磨則庶幾所謂諸將一心者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與江岷樵

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岷祖逖之徒爲書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卽入江西一以憤廿四之役爲諸人報仇雪恥一以爲 國家埽此逆氛克復三城盡殲羣醜以紓 宵旰之憂其書熱血激風雲忠肝貫金石

與文任吾 以上咸豐二年訖三年

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

與彭筱房曾香海

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苟缺其一萬不可以帶勇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與吳甄甫

今日武營習氣如搏沙者之不能成飯太息痛恨求如塔將之血性奮發有志殺賊實爲僅見

璞山忠勇冠羣馭衆嚴明然局量較隘祇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闊遠則非其倫矣

與湘潭紳士

岷樵於桂林長沙之圍兩次保全而江右一城四次轟陷居然保此金湯活一省之生靈全東南之大局其爲功績尤無等量

與歐陽曉岑

官樣愈多去題愈遠

與吳甄甫

林秀山忠勇奮發膽識俱優就南省牧令論之林君蓋有用之才可與圖功業者也

羅羅山一介書生學識過人可與謀軍事者也

與彭筱房

帶勇之人血性爲主廉明爲用

與駱籥門

妙高峯地勢最好賊若占據則難於攻逐我若先占則聯絡白沙井蔡公墳三營爲一氣旣據峻隘之地又連接濟之路

又

王璞山自興甯歸來晤時於衡見其意氣滿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竊慮其難與謀大事

與王璞山

荆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爲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武昌更爲喫緊蓋賊首旣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荆州爲上鎮武昌爲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爲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

與左季高

弟智慮淺短獨力難措欲乞左右野服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

概不關白於先生之前先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

與李小泉

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際僕卽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館選後僕以少荃及筠仙帥逸齋陳作梅四人皆偉器私目爲丁未四君子敬修先生與僕亦極契合獨往獨來用人不皆愜當

復龍翰臣

方今 主憂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上聞豈爲一己自專威福所以尊 朝廷也

復黃子春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

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貴邑有江鼎臣孝廉尤豪俠堪倚任

復王璞山 以上咸豐三年

丁秩臣之弟號巽卿者艱苦忠信智勇深沈

復褚一帆

在潭買船之胡維峯係買賣場中人而有義俠之氣心地明白操守廉潔求之吾輩亦不多得

與李次青

胡應元果能戰者宜直授以營官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奇偏男子乎

致羅羅山

凡善奕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

細察目下局勢閣下克復武漢後由北岸迅速東下湖南援師由袁州橫出上策也湖南援師不成閣下克復武漢後回勦瑞臨中策也援師不成武漢不復閣下屯兵鄂渚國藩親率青山湖口陸兵馳援腹地與周鳳山一軍夾勦此則近於下策而亦不能不出此者也

與李次青

賊匪每夜明火列炬更鼓嚴明正守城之下乘林啓容之守九江黃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爲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炬已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已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撫賊之備物太甚者其中蓋有所不足也

又

夫戰勇氣也再而衰三而竭大約用兵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拔偃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敝此善於用氣者也

與羅伯宜 以上咸豐四年訖六年

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孫子以攻城爲下策攻城不破非戰之罪也吾之所望者但望賊匪來撲野戰交鋒之時我軍進退嚴明確有不可搖撼之象則此枝漸成勁旅

與彭九峯

廣東新附之匪無人不吸食鴉片鑿戰稍久則煙癮發而不能打矣若能用羅山之法我軍人人箕踞如登廁狀與之相持一時之久萬無不勝之理

與林秀山

久頓堅城之下士氣日損宜思所以抽掣之法善退之道軍事以氣爲主淪去舊氣乃能重生新氣若不改頭換面長守此堅壁日夜嚴防不得少息則積而爲陳腐之氣如敗血之不足以養身也求一善地相機而退養息此氣今日之善退正以爲他日善進之地君子之道一龍一蛇豈拘於一格哉

又

望閣下堅持定力不動不搖疾風暴雨終朝卽止危棋急劫須臾乃定

與羅伯宜

精銳百戰之卒當加意愛惜之甯使賊來尋我我不去尋賊僕於用兵深以主客二字爲重撲營則以營盤爲主撲者爲客野戰則以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臨陣則以先吶喊放槍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

與劉峙衡

石達開往援武昌大爲李迪菴所敗聞我軍先期修壘浚濠寬深各二丈該
逆來撲我軍堅忍不出待其氣盡力乏彼竭我盈然後出而大戰屢次以此
法得勝

與羅伯宜

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休惕者其後常得大勝
或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與李次青

常念足下與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雪芹當岳州敗時正棹孤舟搜勦西
湖後由龍陽沅江偷渡沈船埋礮潛身來歸一不忘也五年春初大風壞舟
率破船數十號挈涓滴之餉項渙散之人心上援武漢二不忘也冬閒直穿
賊中芒屨徒步千里赴援三不忘也足下當靖港敗後宛轉護持入則歡愉
相對出則雪涕嗚憤一不忘也九江敗後特立一軍初志專在護衛水師保

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鎮敗後，鄙人部下別無陸軍，賴台端支持，東路隱然巨鎮，力撐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

與劉霞仙

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梁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與者正爲兩下教領，以致無可怡悅。

致李迪庵

潤公聰明本可移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質，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

復李希庵

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朋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砭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

與胡宮保

幼丹近亦猛進心地謙而手段辣將來事業當不減於其舅

與鮑春霆

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之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與羅少村

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資治通鑑其論古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

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也典也

與彭雪琴

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强與世齟齬足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

與左季高 以上咸豐六年訖八年

夷務果有翻局不悉聽其所要是好機會然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

復鄧寅階

大抵接人處事於見得他人不是極怒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頓平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

聖門所謂恕者能近取譬是原告設身而處被告之地也

與沈幼丹

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

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
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復左季高

吾楚水陸諸軍士卒多不耐苦大是短處將帥亦皆煦煦愛人少英斷肅殺
之氣來書謂羅李晚節皆失之寬正不獨羅李爲然也

與吳翔岡

任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
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

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與胡宮保 以上咸豐八年訖九年

莊子云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閣下以一雀爲籠又網羅鄰封賢俊尙有乏才之嘆鄙人僅以營盤爲籠則雀且遠引高翔矣

與吳竹莊

鄙人往讀幽通思元顯志等賦以謂人事之推移世態之炎涼天道之反覆莫測此三賦者殆足盡之既而讀杜子美可嘆一篇則二百餘言中已賅括三賦之妙故此詩於杜集中最爲拙策而鄙人愛之不釋也

與張廉卿

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楊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

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曾鞏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楊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

復胡宮保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

復鄧寅皆

周易折中該括萬理程傳尤極明顯

又

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臘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積財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

二者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至作文則所以滄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
未有無一字之常課而可以幾於成者也

復胡宮保

教舍沅弟於惡巧惡盈之外又曰天道惡貳貳者多猜忌也不誠也無恆也

與吳子序

閣下之文有骨無肉似宜於聲色二字少加講求

復胡宮保

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拔不祥也

復左季高

此開四路圖皖之說大抵國藩任第一路由石牌規安慶多鮑任第二路由

太潛取桐城潤帥任第三路由英霍取舒城希庵任第四路由商六規廬州第二第四兩路最爲吃重希力自可獨任多鮑七千人則尙恐不支

復歐陽小岑

南屏不欲在桐城諸君子竈下討生活吾鄉豪傑之士也

致吳竹如

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卽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憝亦釋故賊燄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

復李申夫

凡臨敵觀氣色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晦滯之色望體察

而補救之

又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

與朱金權

蒔蔬養魚二事先人累代皆時時認真經理

復吳南屏

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

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標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逐其波而拾

其藩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

復胡宮保

楚軍圖皖須分兩宗一日堅扼之師一日遊擊之師

復吳子序

以上咸豐九年

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惜抱論詩文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

與李申夫

昨得張筱浦咨來奏稿浙江似已失守鄙意浙江未失則援浙爲重以其膏腴也蘇州金陵之後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既失則安慶爲重以其爲武昌九江之門戶也水師得此城則有所依附以爲根本也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也

復彭雪琴

閱歷日久見天下得失禍福毀譽是非皆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人力之所得與是以委心任運聽其自至

與彭杏南

勤字爲人生第一要義居家居官行軍皆以勤字爲本黎明早起勤字中之一端也

與何廉昉

四部之書浩如淵海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另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

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復吳竹如

居今之世要以言遜爲宜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爲君子自厚之道

與李申夫

用兵久則驕隋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

復胡宮保

若不能力固上游而先救下游則其禍必速而烈

又

進兵約分兩路沿江則池州蕪湖一路傍山則徽州甯國一路若浙江百守
又當另添廣信衢州一路

安慶一軍以不撤動爲妙安慶不得終無克復金陵之理

又

目下是非得失須爭起手一著

復彭雪琴

閣下與次青書欲以鐵面具見贈僕倦於治事然善惡是非亦不肯太混

致沈幼丹

四月之季胡潤帥左季高俱來宿松與國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諸人鬯談累
日咸以爲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
庶冀挽回於萬一因屈指海內賢者朋輩志士惟閣下高臥林泉置身事外

因定計堅請台從出山一奏再奏以至三五奏數十緘總以出而握手之日爲止

復胡宮保

賊雖多方誤我大致仍不能出去年所奏四路之範圍四路中仍以第二路爲最重賊救安慶必在桐城下手何也若從第三路下手則由霍山至英山山路崎嶇難進易退米糧難辦子藥難運前有英山雄磨城守以抵之此第三路之不易來也若從第四路入手則必先破六安州後破商城固始乃達楚境米糧子藥亦難接濟此第四路之不易來也以愚見策之賊必以盛勢徑撲我第二路若合希禮二人之力靜以待之必可破賊

復汪梅村

湖北爲中原屏蔽須以全力保護若有疏失則南六省之奏報不能達於京師所關甚大故命舍弟不撤安慶之圍而敵軍先保江西之境皆以其最

切於湖北也

復彭雪琴

楚軍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

致官中堂

三省合防之議求閣下始終其事不特目下宜然卽將來兩皖得手而江西兩湖之藩籬仍不可一日不求自固之道蓋上游愈固則下游愈覺得勢未
有不能守而能勤者也

復胡宮保

季公之才必須獨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

復毛寄雲

譽言日多正言日寡每一念及悚怵無地我兄如聞弟有用人不詳慎居心
不光明之處尤當隨時指示無俾覆轍相尋

復陳作梅

宮保胡公豪俠之性少壯已然其好善若命恥言權數則近日尤篤

復鄧寅階

弟每日行事有日記一冊附家報中閣下如有不謂爲然之處卽懇逐條指示

復李筱泉

往往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出者皆賣買微賤之人坦然交易無詐無虞今雖以官抽濟餉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不宜多涉官氣

致李黼堂

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

復方子白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

與胡宮保

細觀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

致左季高

皖南四府一州實大有爲之地止要軍事吏事切實講求每年可得銀百三四十萬惟須得極廉極勤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與民更始庶幾漸有轉機

復李次青

吾輩均屬有志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鼯鼠五技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閣下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牆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

復李黼堂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其失也奄奄無氣鄉氣多者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復李次青

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物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復李蘭泉

蔡少彭云矯弊更防其過驟此語極可佩也大抵欲革弊者必新章十分妥善遠勝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復李雨亭

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强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魂夢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寂定之餘眞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復胡宮保

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並變風氣爲第一蕩平疆土二千猶爲次著

又

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持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

復李希庵

方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復陳俊臣

近歲在軍不問戰事之利鈍但課一己之勤惰蓋戰雖數次得利數十次得利曾無小補不若自習勤勞猶可稍求一心之安

復張凱章

狗逆從不先發最善反客爲主貴軍不可墮其術中爲賊所致也旌休交界是貴軍內後路旌太交界是貴軍外後路不可被賊抄斷

復夏弢甫

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

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致張凱章

萬山之中小隊則易發易收大隊則難進難退三百人以內小隊也過三百人則爲大隊矣其要全在多用土人指點路徑以小隊三百人爲疑兵彼此更換層出不窮閣下全軍堅駐旌德安穩如山此目前之要務也至貴軍餉道通塞文報往來全在太平一路不可忽視

復鄧寅階

弟自八年夏間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勸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

復李希庵

大抵宮保德性之堅定遠勝於往年而主意不甚堅定猶不免往年游移之見左季翁謂其多謀少斷良爲不誣

復宋子久

戰事無他謬巧大約隊伍不錯亂鎗礮不早發二者卽操可勝之權

復左季高

厚庵帶韋部六成隊由水路赴南陵破賊壘四十座拔出陳大富一軍此今年第一快心事厚庵眞名將也

復胡宮保

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

致宋滋九

治軍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嬾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求閣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復左季高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

復宋滋九

如賊來撲營我軍專心靜守示之以弱若○欲戰者然待至申酉之際賊衆飢疲頭目欲戰散賊欲歸之時然後出隊擊之兵法所謂擊其惰歸也從前李忠武公專用此法制勝

復毓中丞

左季高堅守景德鎮以新軍當大敵尤不可及

復左季高

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每立一軍則修礮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勦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

復李少荃

陳俊臣所薦王鈐峯可戰可守高出尋常數倍又有陳品南者爲老湘營各旗長之冠又有譚發津者在南豐極得民心

復胡宮保 以上咸豐十年

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

會胡經濟要略

卷之二

六六

曾文正公經濟要略卷之二

致鮑春霆

左公謀畫精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

復左季高

貴軍以景鎮樂平爲後路以婺源爲私家必可立於不敗之地。

復方子白

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

復左季高

凱章一軍獨駐祁門不足以當三面之賊東不紮漁亭西不紮歷口則祁門難以獨全不進婺源則坐失自然大利而將來亦無進兵之路不援撫建則腹地糜爛餉源立竭不保建德則江濱之門戶不固北岸之聲息不通此四者皆緊要之著而力不能兼顧何棄何取孰先孰後務乞閣下詳示

又

總求閣下取婺源以爲根本顧景鎮以保咽喉

復宋滋九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强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復胡宮保

公生平最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

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願以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則冥然不顧尊疾其漸有瘳乎

復許仙屏

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反之於六經兩漢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文者一也欲著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證爲終事

復胡宮保

吾輩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

復左季高

公此次破賊解休祁之圍困振江皖之軍威有功大局甚偉不獨弟之私感也惟新軍初立頻奏奇捷仍望慎之又慎終始以分兵爲戒以持盈爲懷

又

弟所以必留貴軍在饒信徽三府境內一以保江西之北路一以保休祁之後路也

復唐桂生

每棚須種菜一二塊喂豬一隻不特省錢且手種之菜可以卻病駐紮太久總以習勞爲主以種菜爲生

復易昀蓁

菜種須專人至江西去買此事須認真一則民生在勤可以省錢二則夏間

多食佳蔬可以免疫

復鄧寅階

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已不待他求

復劉印渠

左季高以五千新集之師屢催十倍堅強之寇將來必爲 國家開拓疆土廓清逆氛多鮑諸軍亦皆整嚴精勁蒸蒸日上

復劉馨室

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

復左季高

此時天下大亂吾輩行軍必須親自籌餉不可仰食他人籌餉以釐金爲最便如自設釐卡數處則萬人尙可敷衍若並無親設釐卡則雖七千五百人而終亦飢餓錢武肅王征權最重其兵甚強其民亦不甚怨可見征商甚於征農

又

彗星在太微垣北斗之間逐日南退現已退出搖光右樞之外當不足爲患矣

批姚秋浦稟

閣下仁心遠識大本已立所患者在不善擇不善棄耳如有兩事宜行一急一緩當擇其急者棄其緩者若兩事並急當擇其尤急者棄其次急者如有兩人宜用一優一劣當擇其優者棄其劣者若兩人並優當擇其尤優者棄

其次優者推之行文之命意用兵之爭關有所擇不能不有所棄閣下若不
善於棄欲諸政並舉則恐一事難成

復楊厚菴

春霆之才善於戰守而不善於料理外事慣於平原而不慣於深山窮谷宜
於坐營而不宜於屢次移動

復張凱章

多食蔬菜少食葷油庶免疫病凡種田種菜有一種土氣生氣故鄉間少疫
城市多疫以無土氣生氣也屯圃之法請認真課之

復左季高

樂平刁抗之習當以雷霆發其聾聵以猛劑起其沈痼

致官中堂胡宮保李中丞

回憶九年八月國藩行抵黃州時老前輩執地圖見贈指畫進兵之路擊援

之法添兵籌餉之計忽忽已逾兩年今名城告克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
本年援賊大犯鄂疆幾至因皖事而詒誤楚境幸中堂堅守親家厚援不因
鄂境極險之症遽弛安慶垂成之功危疑震撼不少搖奪卒得克此一城裨
益三省是日卯刻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國家中興之幾庶有冀乎

批楊芋菴稟

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
矣

復汪枚村

鄉團不足禦大股之賊其爲團總者 尤難其選賢者喫盡辛苦終不能以
制賊則費力而不討好不賢者借團以斂費擾民把持公事以敝處選營官
統領之難知他處選團統之難也

復毛寄雲

潤帥之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僞八字

復郭筠仙

往年謂劉棻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

復彭雪琴

閣下塵視軒冕本國藩所深知第天下滔滔並無清淨之境可以枕流漱石
苟藉尺寸之柄可少行救民之政似亦不必固謝

復左季高

鮑公能戰而方略實非所長

復左季高

霆軍無方略不宜遠征其患猶淺惟無紀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

與唐桂生

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

則真不亂矣

復毓中丞

左帥回信有步步顧定江西一語大爲放心

復左季高

祭潤帥文愈讀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氣而達之以詼詭之趣

又

徽祁萬山之中我守之則可以通敵處與尊處之氣可以固景鎮與湖口之防賊得之則隔我三面之氣阻我進兵之路利害甚鉅

致官中堂

我楚軍之所以尙足自立者全在不爭權勢不妬功名

復閻丹初

從古有事金陵必注重江漢以制下游之命近歲髮捻交熾尤以湖北爲數

省之樞紐鄙人軍勢亦以湖北爲根本

復左季高

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浙東民情極壞難遽圖治宜先經略浙西欲復浙西又須先固江西以爲行軍之根本第一須保全徽休婺源不使浙賊從徽甯直犯江西不使安池各軍與閣下隔爲兩截第二須力守衢州不使浙賊竄江西福建之路毫無阻梗且以留吾輩進兵之路

閣下似宜於徽衢信三府之間擇地駐紮庶保徽保江規浙三者可徐圖也

又

浙江全爲賊有賊欲犯江西以掠米糧中路必圍攻歙休祁門東路必衝突開遂常玉西路必覬覦東建鄱景

又

第一保全貴部爲肅清全浙之本第二保全徽州爲進規嚴州之本

又

衢州爲謀浙者所必爭人人知之然閣下進兵之路則不在衢而在嚴貴軍自全之道則不重衢而重在徽婺

復郭意城 以上咸豐十一年

浙江盡失賊之財力百倍於我大局殊難挽回幸 朝政清明求賢劇切季高撫浙幼丹撫江希菴撫皖努力同心或尙可潛轉於萬一

復毛寄雲

自古聖王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牛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推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

復姚秋浦

前世之自善其末路者幾人近世此席覆轍相尋尤可惕懼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不喜用善說話之人非僅第一人然也

復左季高

來示謂鮑軍暫不攻甯國尊處亦不攻嚴州當積粟撥兵固守城垣躬率八千人往來壽昌龍游淳安一帶誘賊野戰此則鄙見深以爲然若進攻嚴州兩月不下銳氣頓減賊反得抄我後路截我餉道形見勢絀再行退師則索然矣

又

馬金楊村兩捷殺賊極多而官軍傷亡極少實愜人意乃知戰事以審機爲第一義也

致張凱章

務祈閣下即日將全軍拔赴婺源力扼白沙關若能守截此關賊不能犯德興樂平則江西之北路可保而徽祁之糧運無虞

復左季高

大約自江濱以至衢州分三大路每路須有守兵二三支活兵一二支

致郭筠仙

來示商訂湖南褒忠錄體例稱引書目鄙人所未見者十而七八烏足與討論前載折衷一是惟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遽爾編纂巨冊如方略館臣之例倘其捲土重來全局翻覆一言振矜叛者九國功或竟虧於一篲書亦貽笑於方家見卵而求時夜殆太早計矣

復李少荃

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

與唐桂生

軍士久坐不動則漸漸疲弱必須常常出征勞苦一番驚恐一番乃有常新之氣

復李少荃

尊處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勦它處則不可

致陳季牧

賤兄弟忝竊非分日陟崇高而舍間不敢盡變寒士之舊兒女輩亦令學習勤勞

復李希菴

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

復李少荃

閣下初當大任宜學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撫左季翁初任浙撫規模從學

習戰事身先士卒處下手不宜從牢籠將領敷衍浮文處下手

一年之內閣下與各營官必須形影不離臥薪嘗膽朝夕誥戒俾淮勇皆成勁旅皆有譽望日下可使合肥健兒慕義歸正將來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閣下若與各營離開則淮勇萬不能有成

大難未平吾輩當爲餐冰茹蘖之勞臣不爲腸肥腦滿之達官也

致鮑春霆

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望牢記勿忘

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

復李少荃

責成吳方伯支應全軍一片猶不脫官場遠患防身之習匪賢者全綱獨攬之道

復李希菴

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閣下眼界過高將來恐全無中穀之人程子告司馬溫公云願相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墮乞閣下味此二語

復金竺虔

弟於去冬今春連嫁三女每次用嫁資二百金包諸所有另備酒席及途費五十金此亦勉强行之悍然不顧若稍恤人言便不能如此簡省

復李少荃

洋兵近狀如何與他兵相處惟勝則讓功敗則救急二事最足結人歡心

復左季高

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尙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屏斥

復李少荃

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

又

夷兵待我兵敬讓加禮此最好機括但宜切戒我軍弁勇謙卑遜順匪驕匪傲以正理言之卽孔子忠信以行蠻貊之道以陰機言之卽句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

復李希菴

治身當以不藥二字爲藥治心當以廣大二字爲藥

復歐陽定果

第一貴勤勞公事則早作夜思私事則看書寫字第二貴謙恭貌恭則不招人
之侮心虛則可受人之益第三貴信實莫說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點架空之事修此三者走遍天下處處順遂矣

復沈幼丹

各縣來報捐數團功者皆可以吾平日之聞見心中之尺寸駁之 國家定例督撫以司詳爲憑司道以縣稟爲憑州縣以紳民公呈爲憑如漢學考据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人弟則素性武斷擬仿理學陸王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己

致左季高

金陵之圍不解江西之防不固二者皆關係極大務祈閣下迅撥薊軍馳至徽州旌德一帶能徑至甯國與揚黃胡李相持抽出鮑軍下解金陵之圍上也卽不然能於石埭太平一帶截斷上犯江西之賊亦猶不失爲次也否則賊蹤一入饒景無論官軍得手與否而賊志斷不回竄必蔓延江西腹地矣

又

敵處局勢可慮者四端金陵久困無援一也甯國縱能倖守亦恐賊從南陵

青陽上犯祁景二也東壩抬過賊舟甚多厚菴未痊恐其衝出大江三也馬融和一股由湖北下竄皖北各城空虛四也求閣下迅速飭薊泉一軍由徽入甯或仗大力挽回前二端之厄至禱至禱

復黃南坡

金陵危險之症在閏月二十一二日僞忠王初到之時盡夜圍撲糧路幾絕其次則九月初三四日僞侍王初到之時賊之攻撲太猛官軍勞傷過甚岌岌有不可支之勢逮初五日出濠破賊十三壘十二日地道轟裂斃賊數千自是賊勢漸衰軍心日壯

復沈幼丹

李迪菴兄弟之選營官專取簡默樸實臨陣不荒

復左季高

近日事機不順一波未平萬波隨動而洋人要挾之端日新月異

致李幼荃

由廬北柘皋以至巢縣係用衆之地且係用馬隊之地由無爲以進運漕係用寡之地且係用水師之地

復左季高

弟當軍事危迫之際明知事不能行每每不自持而陳說及之胡潤帥昔年亦有不自持之時獨閣下向無此失從未出決辦不到之主意未發強人以難之公牘故知賢於弟等遠矣

致沈幼丹

苗練屢稟楚師勾通捻匪僧邸屢牘動稱派員詳查楚師與苗練孰曲孰直敝軍若與苗練開仗必與僧邸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豈堪將帥更有水火之爭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復李少荃

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兒戲不謹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

復李希菴

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

復夏教授 以上同治元年

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珩石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

復彭杏南

此後惟於勤儉謹信四字更加工夫勤如天地之陽氣凡立身居家作官治軍皆賴陽氣鼓盪勤則興旺惰則衰頹儉者可以正風氣可以惜後福謹卽謙恭也謙則不遭人忌恭則不受人侮信卽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

之既久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

致李希菴

務望台從迅速出山由楚皖之交入手攻克巢舍直下浦口九洲卽行南渡主持會勦金陵之全局

致沈幼丹

樂平爲緊要關鍵甚於石門

復左季高

敵處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復郭筠仙

主守而不主剿是近日用兵一失然如皖南所守九城五隘皖北所守九城四隘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我守之則足以制賊賊得之則非旦夕所可收

復忠侍諸酋自去秋至今力爭沿江各郡縣卒未得一逞亦未嘗不由堅守之功

復官中堂

鄂省東北內藩以黃州上巴河麻城宋埠爲扼要外藩則以桐舒六安三河尖爲扼要

復郭筠仙

大抵風俗旣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

復左季高

來示謂鄙人喜綜覈而尙庸才蓋不盡然近年所見諸將惟程學啓謀勇俱優去年撥赴上海時沅弟堅不肯放兄弟力爭數日強之東行厥後屢立奇功舍弟雖深幸少荃振起一隅有益全局亦未嘗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

人而強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駿而惡闖茸重千莫而薄鉛刀乃人情之常態今之碌碌隸僚部者庸則有之尙則未也

復李申夫

每謂騷擾爲人鬼關貪財爲生死關蓋言愛民則人擾民則鬼力戰遺財則生貪財忘戰則死也

與吳桐雲

我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辦事結實敦樸之氣未盡澆散若摺奏過爾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

復左季高

弟所轄多膏腴之區假若以胡文忠處此必不至生事蹙蹙如我今日鄂中近事多不愜人意亦令人苦思胡公無已也

復李申夫

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鉏鋸則營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脣舌自省矣

復李申夫

行軍以失陷營盤爲大辱羅李諸公以比諸婦人之小產損胎言失陷一次後卽慣陷而不以爲恥也

復郭筠仙

方今天下紛紛衣冠塗炭文物凌夷諸儒抱孔氏之禮器幾旁皇無所於歸亦吾輩所宜展省者也

復陳作梅

先哲稱利不什不變法國藩謂人不什不易舊

復李少荃

傳稱戰勇氣也以彼竭我盈爲決勝之機貴部戰無虛日勝不絕書恐亦將近再衰三竭之候而賊當屢挫之餘積憤難遏不可不加意謹慎國藩敗挫多年慎極生蕙嘗恐一處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

與程尙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爲人所共亮

復郭意城

衡州及敝鄉等處從古皆食粵私不知有所謂淮引者道光中督轅督銷雖林文忠之明周文忠之猛皆未能禁斷粵私但見衡清差役強送淮鹽於民家勒銷擾累而已

復郭筠仙 以上同治二年訖三年

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睹乾坤於俄頃較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復左季高

義渠暫署鄂撫與官帥以水濟水諸將毫無忌憚弟既慮髮捻之長驅東下亦未嘗不憂鄂軍之不振鄂民之不堪命也

復彭杏南

余昔年岳州之敗萬衆奔回長沙九江之敗親身走赴江西其可恥孰甚沉弟生平並未敗挫不過此次成功稍遲初非恥辱之事

復郭筠仙

居高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

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鄙論則謂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掩曖卽爲小人

復馮魯川

宋代文人如歐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鶴雀之過乎前曾不實有無於胸中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

復郭意城

追思同袍諸君或百戰功高而蚤埋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死

力相扶而聞望不彰賤兄弟獨遭逢際會同膺 上賞感涕之餘彌增慚悚

致李少荃

湘勇强弩之末銳氣全銷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准勇任
之

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

復郭筠仙

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
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
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羞

致郭筠仙 以上同治二年訖四年

督撫同城誠爲兩難而胡文忠獨得少行其志世多言官帥休休有容不佞
觀其用人行行政自度萬難與之共事然後知胡公所處極難耳

與李眉生

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

與彭杏南

我邑文武搢紳在籍者多惟得三數有識者清儉敬慎以爲之倡則衆人做效漸成風氣

與陳舫仙

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爻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

復李少荃

吾二人視剿捻一事須如李家曾之私事一般

與李幼泉

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

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勦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卽議定之主意也

復李眉生

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

復陳松生 以上同治四年訖五年

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基

復郭筠仙

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

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前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
言路持兵事之長短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
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
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復黃恕皆

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
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君側惡惟將帥不可除君側惡以其近於王敦也
凡臣工皆可壹志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
也

復郭筠仙

左公詬詈鄙人蓋亦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於口而鈍於
辨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不

勝也終同而平日則心差閒而口差逸

致朱堯階

軍務一日未平則一日常在殃咎之內此身一日未死則一日難弛戰兢之懷

致王叶亭

嘗謂督撫貴人無不好服葠茸珍奇之藥而卻病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眞賞實蹟者殊不多見

復李少荃

僕前不以倒守運河爲然今或賴此以收大功昔年不以救援常熟爲然厥後克復蘇垣卽基於此可見軍事無險著斯無奇功不宜太平穩也

復郭意城

欲湘鄉之悉就範圍則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準擅殺一人獄訟之

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準擅斷一獄此湖南之福亦寒門私家之幸也

與李眉生

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間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

致陳舫仙 以上同治五年訖七年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古之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

與黎蓴齋

古來如顏子立德周郎立功賈生立言均在少壯

復吳南屏 以上同治八年訖十年

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並物我而訥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

胡文忠公經濟要略卷之一

附片 咸豐五年

夷考古今平賊之略必以據上游形勢斷賊糧爲先而財帛之豐歉不與焉
武漢則金陵之上游也荆襄關南北之大局而武漢又荆襄之咽喉

附片 六年

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

再陳湖北吏治兵政疏

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

吏治不修兵禍所由起也士氣不振民心所由變也

請起復曾侍郎督師疏 七年

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密商以陸師五千人從潯城渡江而北揚言進剿
宿太而卽夜潛入舟師遶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陸踞城後山

巔盪其腦而柎其背其時內湖外江水師血戰方酣賊亦盡力抗拒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駭愕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

動靜之機默存於心倏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僅賊匪不能窺其機卽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滯兵機必鈍

舉隱逸以正人心勵士習疏

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處士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絃誦不輟賊不敢逼自相引去

敬舉賢才疏 十年

蕭何薦韓信卽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幘坐迎見馬援坦然不疑蓋知非常之才不可以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也

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

陳河南擒匪情形疏

武漢爲上游之形勢荆襄爲南北之樞紐必保楚乃能謀吳

上皖撫王清宛 道光二十四年

民亂必由官貪使早効贖貨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

致廣順但雲湖 二十七年

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除之惟恐不盡

致魏將侯 三十年

賊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

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爲之而有餘

致翁祖庚 咸豐元年

古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間不容髮

復張石卿

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請通飭修築礮堡 二年

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

條陳東路情形 三年

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財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財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道學者疑之而英君賢相之方略實不外此自強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範謂之極帝王馭世之微權必取強桀之人預爲駕馭爲我用而不爲人用

致左季高

天下亂則法密法密則吏操其權而必亂天下治則法疎法疎則人易守法而必治

驅吏竭血誠以辦事部吏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短氣乎

致孔臬司

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懸一死字於臥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於此求生或有生機

飭鮑春霆 七年

哨官有胆則全船之人皆無可退逃舵工頭工皆有胆則一船之人萬無逃路亦無退法

與陳秋門 八年

自漢以前商賈之征倍於農民而後世反蠲之者王者節宣天地之宜以爲正供已足給用可以與民休息耳

劉晏所以得理財之要在引用士人一語此所以與漢唐宋之季世苛商而病民者異也

致都直夫

兵事以全軍爲上得土地次之善戰多殺賊爲上攻堅斯下矣不能戰於境外必不能守於境中

致嚴渭春

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亂天下者不在盜賊患在人才不出居上者不知求才耳

致鄂垣司道

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貌應釋爲羣飛貌箋曰竊脂無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日之差胥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人也交交喻羣黨之義竊脂喻貪賂之狀哀

我填寡宜岸宜獄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爲宜哀而不怨亦可傷矣呼長上而冤不可伸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爲沈痛

致嚴渭春

畎畝版築魚鹽之中乃有英雄膏梁子弟決無英雄

與劉冰如 九年

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而卽於亡

致司道

近日打仗則營兵難用牧馬則官廠難用理財則衙門人難用

復李香雪

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復嚴渭春

三代以下官與士民隔絕所與處者役耳

致官秀峯

助勤則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少而勢分

致厲觀察

用人之法須用苦人心思才力多出於磨練故遇事能知其艱苦曲折亦能耐事膏粱紈袴皆下材也

復官秀峯

偷漏之弊利在商民患在軍國中飽之弊國計既虧民生亦困

又

兵事如手足之分枝足分枝短僅能立能行不能作事手分枝長萬事萬物皆一手造成故兵事以善分枝爲妙用

致郭筠仙

西洋之夷不過謀利外強中乾人固不察耳哦夷則窺伺黑龍江已成根本之患

致左季高

此時大計應以扼險自固堅壁養銳固嗇堅忍乃可用也若以新到之營乍爲嘗試則萬人亦不過數次敗仗而已乞公速取唐秦王之禦劉武周宋金剛薛仁杲宗羅喉之法開具始末告之峴莊蔭渠非厚集其力慎養其鋒不可破此鉅賊也

致劉霞仙

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尙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臨大難而中無所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

致羅方伯

須知禍福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己之福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蜚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之禍福進退何足以動其豪末哉

致余會亭

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舉貢生監白丁皆不可拘資格

致書局 十年

昔先宮詹課徒取士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欲使旁搜遠覽博通天人毋徒恃文藝爲獵取科名之具

致余會亭

敬則勝整則勝和則勝

致嚴廉訪

自宋仁宗采早稻入內地五六月即可接續青黃此功不在神禹下

又

兵事如學人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並不能守

致李申甫

得空城不如破援賊

致鮑鎮軍

夫行兵必一事權卽有受屈於人之處要亦爲國而屈爲鄙人之言而屈且爲成大功不拘小節而屈

致兩司

兵事之略只二端據上游而有餉得梟騎而有馬

致多統都李方伯

假如以萬人圍城仍須留二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

均是活著彼江南軍事七萬人均作圍兵誤矣

致嚴方伯閩農部

順治初年御史林起龍奏言 本朝兵多必貧必弱

致郭孝廉

來示言季丈用人不疑有誤用之人不肯自承爲誤旨深哉然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致嚴方伯

自古無不上當之聖賢豪傑

致李方伯

錢財之事治世與亂世相同只要一意向公則貧亦可支一心爲私則富亦不可爲

致李都轉

司馬公腳踏實地便是經大緯地之奇才

復左季高

公謂張公氣魄資望大勝於劉不知身在干戈之際氣魄資望一錢不值也
軍事以用財欲泰爲正藏法眼常笑世無不會用錢之豪傑亦決無自貪自
污自私自肥之豪傑

致李都轉

天下治則輕小事重大事天下亂則重小事輕大事商政之季年苛察周政
只言所重民食喪祭秦政苛刻漢政約法三章

致嚴方伯

兄言做大官須從百姓做起知此則知稼穡之艱難知民情僞矣

致官秀峯

守兵不可輕出城壘乃爲穩固魏武所謂爲將須有怯時也

致曾滌生

臨事機貴於冷淡不計功利不患得失或猶陰陽怕懵懂之意乎

致余副戎伍大令

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

復左京卿

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得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

致李方伯

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依即日殺千賊無補大局

復多都統

靜者勝操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

復曾觀察 十一年

奉到手書不望援兵之速至而望援兵之厚集扼狗酋去路穩紮穩打大哉

公之謀勇也

又

春霆軍中各有眷屬行至舟畔必多意外勾留零雨東山鶴鳴婦歎固元公所深念而味緩急之機忘袍澤之誼又軍氣恐不揚

致周司馬

賊來求戰不宜速戰待其變症畢露然後應之得勝不宜遠追不可離營壘太遠

批監利縣 五年

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尙質而邑尙文也

批施南守 六年

該府畏難事事推諉須知討巧之方惟巢由則可行耳

諭崇陽縣 七年

曾胡經濟要略

卷之一胡

一一七

又有一種僞士託寬大愛民之虛文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爲美談殊不知取民有制之大紀大法催科政拙是溺職也此所謂辨言亂政者此華士之奸僞亂國計而兼害民生者齊太公之所誅魯司寇之所戮卽是此輩

札霆營

孫武曰銳卒勿攻夫銳卒猶不可攻況角勝於堅城之下哉知物之不可以力爭莫若審勢而扼其要知事之不可以勇鬥莫若擇利而蹈其瑕

札南漳令

今日之吏治無一事不思奪民衙門丁胥差役無一人不思朘民是害民不止蝗也

札咸豐令 八年

嘗笑近年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若以歲得束修之數爲自奉於官場則雖瘠苦亦沛然有餘 朝廷之設官祿養固較

東修爲優矣該令亦思近數十年凡蠹 國病民之吏其子孫有至今昌熾者乎

札襄陽道

征吳卽以保楚智者信之愚者惑焉

札東湖令

吾輩旣忝顏居士民之上便不當謀利如欲謀生則天下可以謀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謀及其私

札荊州米局 九年

東坡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而馬愈瘠此可悟用行政之要

札副訓營

湖南亦有怯士湖北亦有勇士因在民上者不知求將致使湖北忽成弱國

湖北亦冤矣哉推原其故由湖北讀書人不能如江如羅如李而帶勇者皆嗜利浮薄詐僞之士未能如岷樵羅山迪庵三先生之貞固幹事力開風氣此其過在本省士大夫而其不能選拔訪求造就成全則又我之大過矣

札平善壩委員

權利之道莫善於輕莫不善於重莫善於簡莫不善於密

札麻城令 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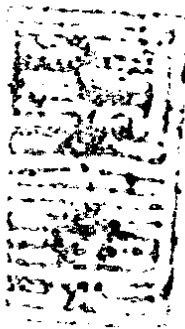
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

復馮食庵

幼游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特大而暗澹不光疎散朽敗事經官手刻腴者十餘人百餘人心以爲官物則必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此令人目欲裂而髮欲

衝

曾胡經濟要略終





80041

80041

1

2

7